

梓雨 / 著
海雷

逃 出

成绩单

校园青青草

- ♥ 绕过坚不可摧的分数城堡,
- ♥ 成绩单背后的面孔
- ♥ 顽皮而执著,
- ♥ 一群中学生
- ♥ 上演着一幕幕精彩有趣的……

中国文联出版社

校园青青草

逃出成绩单

作者：海 梓
雷 雨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容简介

刚刚结束期中考试，高一、二班梁文波、唐海东、陈晓等同学原以为可以过一个舒服的周末了，没料到各科老师轮流走进教室……星期天去湖边写生的梁文波营救了一个落水的小男孩，引出一段啼笑皆非的插曲。

学习委员姜晶看不惯后进同学在自休课上打闹，告诉了班主任肖老师，张宏强为此请求梁文波画幅姜晶的漫画，没想到阴差阳错地让梁文波接受了姜晶因父母离异而孤独坚强的内心世界。

在与同学的一次生日聚会上，喜欢小发明的唐海东意外地发现了在餐厅里当杂工的父亲……他毅然摆起了小地摊，体验着生活的艰辛。

为了让学校恢复上体育课，陈晓想出了个坏主意，张宏强积极配合……差生张宏强怎么也逃脱不了成绩单的阴影。

唐海东的小发明获奖了，梁文波的画作引起名家注意……学校的老师转变了观念，搞起红红火火的课外活动小组。

姜晶爸妈心中的裂痕也正在慢慢地弥合着……

作者抓住中学生中无论是好学生还是学习差的学生都有的畏惧成绩单，逃出成绩单的心理，围绕着爱好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矛盾展开了诙谐有趣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中学生丰富绚丽的世界。

作者简介

海梓，青年诗人，作家，漂泊在京的自由撰稿人。作过工人、编辑，近年来致力于青少年问题研究上，已撰写出版《青少年问题报告》、《少年心事》（莫愁姐姐主编）等书。著有诗集《真情宣言》、《水岸》，已制作单曲《我不要孤寂走出》、配乐朗诵盒带《听花的声音》等，系中国诗酒文化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雷雨，辽宁省葫芦岛市第四高中高三学生；任校学生会干部，发表过诗歌、散文多篇，喜欢写散文诗，更喜欢家乡的黑土地，海梓为其指导老师。

一 老师，你有完没完

盼着早点放学的鼓点在梁文波的心房里急促地敲着，他不时地望着窗外，阳光依旧很好，黄灿灿的，虽不浓烈仍不失温情地打过来。

他突然感到有些厌烦，这阳光也和他做对似的，是在嘲弄他吧，故意摆出一副持久的姿态，像是告诉他，就不能再坚持几分钟？

教室里同学们嘈杂的翻书声、说话声更增加了梁文波的烦躁情绪，他狠劲用鞋跟跺了两下地板，嘟囔着：“还不放学，这会有完没完。”

“哎，梁文波，小心楼下老师上来找你，忘了上次教训了吗。”同桌杨丹云在一旁不疼不痒地说。

“怎么能忘，这才过去几天。”梁文波转过脸来瞅着杨丹云关切的目光。他和杨丹云是初中同学，又一块如愿地读了高中，彼此间了解得比较多，这是和她第三次同桌吧，他总有种姐弟相处的感觉。

两周前的一天中午，梁文波心情不错，他和唐海东拿着各自画的画，拜见了这座城市一个有名的画家亚东，并得到了画家的赞赏。回校后，梁文波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买了两瓶啤酒，在教室里和几个同学对饮起来，许是酒精作用，梁文波竟鬼使神差地拎着空啤酒瓶，推开窗户，朝楼下的水泥地砸去。玻璃瓶刺耳的碎裂声响过不到一分钟，楼下学生科的老师便找上门来。这时的梁文波，转眼间，从英雄到狗熊，乖乖地跟着学生科老师到了楼下的办公



室，写检查、罚站，差点没叫梁文波的爸爸过来，念及他平时表现不错，属于酒后犯的错误，处分就免了。

掷啤酒瓶这回事，梁文波想起来就窝火，自己那天的举动够豪情万丈的，可此后的几天里，他有点在同学堆里难为情。都上高一了，还跟小学生似的在办公室里罚站了一下午，说起来不是个滋味。

“文波，想什么呢，明天到我家里去，我那个太阳灶，正需要你去帮忙呢。”

坐在梁文波前排的唐海东，转过身来，朝着一脸沉思的他笑着说。

“别提太阳，我的心暗着呢，都几点了，还不早早放学。”梁文波不耐烦地重复着，他的情绪仍停留在早点下课回家。

“等着吧，班干部还未回来，还不知道有什么指示要传达呢。”唐海东无奈地摇摇头，一副听之任之的样子。他了解梁文波的脾性，别听他嘴里说烦着呢真的做起事来可认真投入啦。

这周，高一·二班的同学刚刚参加完期中考试。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亮闪闪的灵感便会乘虚而入，同学们梦想着快快乐乐地度过望眼欲穿的周末。

班里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学校，毕竟考上高中的初中生不是很多。男生女生聚集在同一个教室里听课，一些有上进心的同学在默默地较着劲，试图在这个相处不长咋新不旧的班里举足轻重，在同学羡慕的目光里获得某种优越感。

唐海东和梁文波对诸如此类的念头不是没想过，两人在初中时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中上游，他俩最大的优点就是自信，充满对自己未来的自信。两人又有个共同的特点，对成绩单的分数不是看得很重，不像有的同学视分数为上帝被压得成了“小木头人”。他俩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但怎么说也得说的过去。



这被归纳总结的优点和特点，促成他俩成了好朋友。当然，他俩的缺点很多，“酒瓶”事件便是梁文波好冲动不加考虑的典型例子。给自己找优点，在这个年代里会给人注入一种自信。这自信在生活当中是万不能缺少的。

他俩关注的焦点不在学习成绩上，有个小小的秘密藏在两个男生心中。

一簇新鲜的阳光涌进，凝固了半个世纪的门被推开了。刚上任不久的倪班长和学习委员姜晶走进教室。

倪班长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倪宝金，与亮堂堂的名字相比，倪班长显得有些憔悴清瘦，一看这是位拘谨勤奋的好学生。在升高中的分数单上，他名列全年级第二名，班长的位置理所当然非他莫属了。

跟在他身后的学习委员姜晶，高挑的个子，脸庞白净、庄重，像是所有女孩的优点都让她一人占全了。论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也找不出几个同她相比的。不过高中阶段刚刚开始，真本事还在后面，班里有几位同学正虎视眈眈地盯住她耀眼的名次呢。

“别说话了，待会儿孙老师过来说点事。”倪宝金一脸郑重的神色。

“唉，好不容易熬到周末了，痛痛快快地走人是了，还磨蹭啥。”

坐在前排的调皮学生陈晓一边拍着书包，一边大声地嚷嚷着。书包上溅起的尘土，惹得坐在他一旁的同学雷雨的不满。

“你干啥，土都进我眼睛里了。”雷雨有些委屈，生气地说。

“书包掉在地上，不让我拾起来，怎的，你眼里进了土，我瞧瞧。”陈晓故作认真地朝着雷雨。

“你……”雷雨委屈地就要哭了，她用手抹了抹眼睛，不知说什么才能把陈晓的话顶回去。雷雨的名字很有特征，她是个文静的



女孩，喜好文学，她的作文写得很不错。

跟陈晓这样没脸没皮的人讲不出什么道理，雷雨求救似地看着学习委员。

“别吵吵了，陈晓，就你话多，刚才老师在办公室里特意提到你了，是好话、坏话，你心里清楚。”

姜晶俊秀的面颊泛起一许怒色，说完，她坐在座位上。女孩子就是藏不住心事。

一听学习委员揭了陈晓的短，同学们暂时中断了注意力，将目光聚集到陈晓身上。

陈晓显得很不在乎，扭着脖子冲着姜晶坐的位置，提高了嗓门。

“这有什么，我爱说话，谁还管得着了。”

“陈晓，老师就能管你，看看你答的数学卷子。”话音未落，高一·二班教室里走进一位中年男子。

陈晓见神情严肃的孙老师迈步进来，立刻换了一个人似的，规规矩矩地不吱声了。

教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顿时变得静悄悄的。有的同学抬起头看着孙老师，似乎要从孙老师的表情中揣摸出什么。

孙老师是二班的班主任，人很严肃，平时常穿着如今很少见的制服。他的数学课讲得不错，学生喜欢听他讲的课，可就是挺害怕他训人的模样，有几个成绩不好的同学，见到了孙老师，心里禁不住地哆嗦，这就和中国足球队的“恐韩症”差不多，孙老师的威严朴素在红庙中学有些知名度。

“期中考试卷子批出来了，先给发下去，做错的题改过来，下周回来后再讲评。另外再把课本第72页的3、4、5、6题重做一遍，学习委员想着下周—将作业本送办公室。”



孙老师说话比较干净利落，交待清楚后，便要转身往外走。

“孙老师，我这道题答得对，您怎么判错了，您是不是批错了。”又是陈晓多事，他举着考卷冲着孙老师。

孙老师对陈晓的考卷记忆犹新，平静地说：“陈晓，不用看了，你那道题答案虽是对的，省略了完整的证明顺序。我再强调一声，做题不怕麻烦，一步一步来，更不要投机取巧，蒙混过关。”

很显然孙老师的话里有话，20 年的教学经验怎能不丰富？对学生的心理自然是明察秋毫。

陈晓扬在手中的卷子，无力地落在课桌上，他理亏似的低下头，心里想，这孙老师说话可够绝的，丝毫不留情面，以后上课还是认真点好。

发考卷的时候，梁文波的心怦怦加速地跳着，他就是这样，表面上大大咧咧，其实很敏感，的确，成绩单上的分数对每一个学生都很重要。

他接过数学卷，用眼角快捷地看了看，一颗悬着的心稳当下来，“78 分”不多不少，刚刚凑合说得过去吧。他的心里掠过一丝安慰。

“我看看你的卷子，有道题我答错了。”同桌杨丹云伸手拿过梁文波的考卷。

“你成绩比我好，你做不对的我能做对了？”梁文波谦虚中隐含着幽默。

果然，让梁文波猜中了，杨丹云的分数足足比他高了 12 分，她错的那道题，梁文波自然没有答对。

杨丹云挺照顾男生的自尊心，她看出梁文波由于分数的差距显得有点拘谨。她把考卷递到梁文波的手里，连同自己的那张。

“把错的题改过来吧。”杨丹云轻声地说。

梁文波愣了一下，马上明白过来，杨丹云是让他照着她的考卷



上的答案重抄一遍，他连连地摇着头。

“不，不，我会做，我再琢磨，改过来。”

嘴是这么说着，梁文波忍不住将杨丹云的考卷掣到眼前，扫了几眼，简单地看了看他错的那几道题，又不好意思地还给杨丹云。

“梁文波，我并不是让你抄，老同学了，我能不知道你，就像我刚才拿过你的卷子，是看看你是怎么答的，对吧？”杨丹云轻声细语的声音，让梁文波多虑的心缓和下来，他低下头，“嗯”了一声。

不知怎的，许是成长的缘故吧。在初中念书时，跟杨丹云同桌，他很喜欢同她说话，杨丹云年龄长他一岁，对他像弟弟一样，从未跟他发过脾气，计较过什么，不像有的男女生同桌划清界线，为一点小事半月不开口说话。进了高中，梁文波觉得自己成大人了，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增强了，随之而来的自尊和敏感也有增无减。

“我这就改过来，这道题本来会做的，可就是答错了。”梁文波一边找着理由，一边抽出红习本，对着考卷，说着。

“别急，你把错的题重新分析一下，再写也不迟，来，我告诉你……”说着杨丹云把手中的笔指到考卷上的几何图形上。

梁文波感激地望了望杨丹云，老同学就是不一样，处处帮着他。

“文波，这么急着改卷子呢，回家有的是时间嘛！”唐海东转过身，故做惊讶地说。

“不急着改出来干嘛，趁着还有点兴趣，要不怎么抽出时间和你去装太阳灶。”梁文波顺水推舟地说着。

“行，这才叫哥们，我就知道你会答应去我家的。”唐海东的脸上溢出笑容，溜出一抹天真。

“别高兴得太早了，数学老师走了还有下一位呢。咱班主任还没唠叨，等着吧。”

梁文波调侃着，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态。



正说着，物理老师夹着课本走进教室。同数学老师相比较，教物理的黄老师乐乐和和的模样，微黑的皮肤，给人一种踏实稳健的长者印象。

唐海东见物理老师手里没有拿着考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身子板往后靠了靠，坐直了，眼睛不眨地盯着黄老师。

他很喜欢上物理课，黄老师讲解的课生动有趣，一些枯燥的物理术语，唐海东经常在课堂上大胆提问，每次动手做物理实验，他准第一个跃跃欲试。他自小爱摆弄个水枪、风车什么的，苦于没有名师指点。唐海东的爸妈都是普通工人，文化程度不高，对他的这个爱好，既不反对也不支持，靠着海东的自觉性吧，学习成绩别落下就行。

黄老师对唐海东的印象很好，发觉这孩子天性中喜好动手动脑，这对于一个喜好搞制作发明的人很重要。有几次做物理实验，黄老师主动叫唐海东到讲台上做示范。

“黄老师，物理卷子批出来了吗？”坐在前排的陈晓，忍不住地问物理老师。

“批出来了，下周发下去，就不给你们布置多少作业了。我有一个想法对大家说一说。”说着，黄老师的脸上溢出和气的笑容。

物理老师要说什么呢，同学们一个个在猜测着，千万别是再复习功课做作业了，一颗颗贪玩的心祈祷着。

“大家物理卷子答得不错，唐海东同学得了满分，但我发现同学们错得最多的题集中在最后一道物理实验题上。大部分同学或多或少在这道题上扣分，这说明了什么道理？”说着，黄老师故意给同学们留下个悬念。

“我在这儿不是表扬谁，唐海东的卷子能得满分，并不奇怪，他平时做物理实验总抢在前头。缩头缩脑的不敢动手试一试的，就缺乏实质性的理解、搞通。我想大家平时多注意观察一些物理现



象，多动手碰一碰搞明白，就不会在分数上吃亏。这个道理，大家懂吧？”黄老师很有点民主作风，像是在征求同学们的意见。

“懂”，属陈晓的嗓门大，不管听没听懂黄老师的话，先带头喊出来。

“好，听懂就好，我不多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星期天也不布置作业了，你们有空闲时间翻看课本里以前做的小试验，如果条件允许，动手做一做，再详细地写个实验过程。”

“还得写个实验过程呀，这星期天过得真难受。”还没听物理老师说完话，教室里有同学小声嘀咕着。

“当然了，歇个礼拜天以休息为主，我不强求大家，能做就做，我只是希望你们养成个良好的习惯，既动脑又动手。以后呢，再做实验，我挨个叫你们上来动手做，做得不像样子，有你们哭的时候。”

黄老师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望了望二班同学，把目光落在唐海东身上。

怀着喜忧掺杂的心情，有不少同学也随着黄老师的视线移到唐海东身上，目光中带着钦佩也带着挑战。

就那么几秒钟的凝视，唐海东胸腔里暖暖的，像是有个烤炉在燃烧着。黄老师对你多么信任呀，一定要做出些成绩来回报老师辛苦的指导，他的心里默默祈愿着。

他记得刚升高中时，同学间彼此不怎么熟悉，第一次上物理实验课时，唐海东自告奋勇第一个上前调试，许是有些紧张，他手忙脚乱的样子惹得同学们低声地嘲笑。黄老师没有让他难堪，在一旁耐心地指导他，他的心渐渐稳定下来，实验做得很成功，黄老师肯定了他的勇敢，鼓励班里的同学要像他一样多动手。

物理老师匆匆离开教室，他的一席话不仅对唐海东本人是鼓励，给班里的同学无疑提了个醒，书本知识最终要用到实践中去，



这不是在喊什么口号,仅有理论是不够的。

梁文波伸手拍了拍唐海东的肩膀,带着老朋友的口气说:“祝贺你,考了满分,可别高帽子带上容易骄傲呵。”

“那是,咱是搞什么的,物理学不好,我那瓶瓶罐罐还有什么用。”

唐海东回过头向梁文波眨眨眼睛,他看见杨丹云也冲着他温和地笑着。

终于快要解放了,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班主任肖老师。二班的同学只等着肖老师做最后的“指示”了。

肖老师的语文课讲得很棒,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她获得过特级教师称号呢,在红庙中学里她的职称屈指可数。

“大家急着下课吧,我的话不多讲。”肖老师一进来,先给同学们吃了粒“稳心丸”。

“我向任课老师了解了你们这次期中考试的情况,成绩上普遍不错,有个别的考得一塌糊涂,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学找到出错的原因。高中阶段刚过去半个学期,找到差距打好基础,以后的高中学习会容易一些。若是高一没把功课学得扎实,到了高二、高三,难题积累成堆,对自己是种压力,明白吗。”

肖老师不愧是班主任,几句话点到要害上。

“另外,我希望大家……”肖老师的话刚起个头,瞧见了教英语的许老师风风火火走进教室。

唐海东看见许老师高挑的身影立在教室门口,顿时就觉得有些坐不住了。在所有的课目中,最让他头疼的便是英语了,这次期中考,物理虽得了满分,英语能不能及格,都不敢打保票,唉,怨自己念初中时将精力用偏了,英语基础没有学得扎实。

“肖老师,耽误你点时间,我说两句。”许老师客气地对肖老师



说，她的稍有点凹陷的大眼睛很有点像欧美女孩。

“嗯”，肖老师宽容地点点头。她对这位从外语学院毕业任教两年的许老师印象很好，许老师年轻、勤奋，在师生间的人缘不错。

“大家抽时间将第十课的英文，翻译过来，再看汉文，翻译英文，这次考卷翻译的那部分，有的同学答得很不好。”

许老师的话很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同学要去做什么，只是有些绕口，翻译过来再翻译过去。唐海东有些不耐烦地想着。

“好，我就说这些，下周回来我会抽查的。”许老师汉语说得很节省，而有力量。让几个英语学得差的同学不由得心里一激灵。

许老师回转身，冲着肖老师笑了笑，然后留下一屋惊叹号，走出教室。

唐海东的心不由得揪紧了，这礼拜天能过得清闲吗，光这英语翻译就让人难以消化，唉，也不知老师的学生时代怎么过的。

他的思绪被肖老师特有的磁性的女中音吸引住了。

“知道同学们又在为布置的作业焦躁，老师这样做为了你们好，俗话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趁你们精力充沛，多学点有什么不好？”

刚才，肖老师发现同学们神情中流露出失望，她借机发挥自己的见解。其实肖老师的心里也心疼这拨十六七岁的孩子，正是贪玩贪睡的年龄，盼着过个星期天，又要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可老师有老师的难处，学习成绩提上去了对每个学生的前途只有益处没有害处。想想，做老师的尽到心了，修行在个人，别人能督促你一辈子吗？

肖老师深情地望着这群孩子，目光里闪露着慈母般的光泽，她张了张口，又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

她抿了抿齐耳的短发，这是肖老师的习惯动作，据说她年轻的时候在区篮球队打过球，后来读了大学中文系，走入语文教师的行列。

“本想让你们写篇写景的作文，看你们垂头丧气的样子，老师就免了这个要求吧。但记住，对你们来说，学习成绩是最主要的，不要把精力用偏了。另外，作文虽然不写了，课本中要求背诵的那部分抽空看一看。”

肖老师的口气中带着商量的余地。

陈晓刚听到“免了”的时候，禁不住小声地念了声“万岁”。一听又要背诵课文，张开的嘴巴马上收紧了，撅着嘴，一脸的愁容。

梁文波同大多数同学一样，神情上并没有多大变化，肖老师敦促几句没什么，看不看课本在于自觉。他只是担忧自己的写生计划怕是完不成了，唉，这恼人的课本。



二 该出手时就出手

“梁文波，上我家去，今晚上咱俩加加班。”唐海东就是没忘做太阳灶这回事。

“就你还有闲心，没听见老师布置的一堆任务，你能不当回事。”梁文波无奈地应和着。

唐海东神情中现出无所谓的样子，拎起书包挎在肩上。

“他布置他的，咱干咱自己的，井水不犯河水嘛，何必把老师的话当作金言玉律，你脑子不能活泛点吗？”

梁文波略微怔了一下，想想也是，若真的把几位老师布置的任务一一做好，就是一个星期也够呛，就歇这两天，何必把老师的话太当真。

“得，海东，就听你的，你这家伙鬼心眼子就是比我多。”

唐海东狡黠地笑着，跨上自行车，等着在车棚里磨磨蹭蹭的梁文波。红庙中学的学生大多骑着自行车上下学，靠近校门口的车棚一溜各色的车子，其中有少辆帅气十足的赛车。

“哎，唐海东，你过来看看，我这车子不能骑了。”一个女生大惊小怪地叫着唐海东。

“怎么了，雷雨，你车子哪儿出问题了。”唐海东顺着声音望去，原来是雷雨有求于他。

他跳下车子，冲着正要跟他一块回去的梁文波喊了声：“文波，等会我，我去看看雷雨的车子怎么回事。”

“我这车链子整个掉了，我不知怎么能安上。”雷雨低声地谈着。



“这好办，雷雨，小事一桩，你稍等一会儿。”唐海东说着信心十足地走到雷雨自行车跟前弯下身，先将脱了的车链套在小轮上，左手摇着车蹬，右手将转动起的车链搭在大轮上，车轮旋转了起来。

“这不，就这么简单。”唐海东抬起身子冲雷雨说。

“你真行，这么快就修好了，往常就是前面链子容易掉，都掉下来，真不知怎么办了。你的手脏了，我这儿有手绢。”说着，雷雨向唐海东递过一块洗得洁白的手绢。

“没事，擦擦就得了，油污沾到了你的白手绢上可洗不去呀。雷雨，你这车子车链子松了，让修车的紧紧，若不老往下掉，也不是个事。”唐海东关心地说。

雷雨在一旁点点头，“嗯，唐海东，真谢谢你了，听同学说，你很喜欢放手做些小发明什么的，能让我见识见识吗？”

望着雷雨好奇的眼神，唐海东的胸中涌起一股自豪，又故作谦虚地说着：“那有什么，做着玩呢，你有空的话，我会给你看看的，其实我都是瞎琢磨的。”

“那太好了，我小时候也喜欢剪剪补补，做纸花、布玩具，可后来没兴趣了，但见着新鲜的东西，心里有时也痒痒的，你说怪不怪。”雷雨仰着头天真地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好奇心每个人都有，若是没有持久的好奇心，我也不会陷入其中拔不出来呢，你别说，让我不去溜冰、游泳可以，若是不让我动手做模型，我的日子真不知如何打发。”

唐海东认真地说，他道的是实情，这几年里，他真的很少到公共场所玩耍，打闹。

“还走不走了，唐海东，今晚是不是有约会，我就不打扰了。”

梁文波等得有些不耐烦，在一旁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冲着他俩说。



“梁文波，你这话咋说的，我有什么秘密还能瞒着你？雷雨，咱们边骑边聊吧，免得梁文波起疑心。”

唐海东征求着雷雨的意见，雷雨知道梁文波是在跟他俩开玩笑，故作生气地说：“走，唐海东，今晚我请你看场电影，气气他。”

“别，可别，雷雨，你对我这么热情，我可受不了，这哪跟哪呢，再说哪有女生请男生的，还是我请吧。”

唐海东一边瞅着梁文波，一边又看着雷雨，既调侃又装做认真地说。

“唐海东，别美了，我是说着玩的。谁让梁文波使坏的。我要先走了。”

说着，雷雨推着自行车，往校门方向骑去。

“哎，雷雨，等会，咱仨一块走嘛！”唐海东冲着雷雨的背影喊着。

“海东，别自做多情了，人家走了就走了呗！”梁文波在一旁幸灾乐祸的样子。

唐海东的脸上有点愠色，“梁文波，就你多嘴，刚才我和雷雨说的好好的，她要看看我的小发明呢，让你这么一掺合，人家可生气不理我了。”

“唉，没事，女孩子就这样，沉不住气。海东，别灰心，说不定雷雨在道上等着咱呢，走，开路！”

梁文波适时地给唐海东吃了粒“宽心丸”，他知道男孩子都有点虚荣心，就像他画出的画，喜欢让别人看爱听别人赞赏的话一样。唐海东几年来制作的振动飞蝴蝶、静电飞机等模型，也希望更多的同学欣赏把玩一番，尤其像雷雨这样待人真诚，不做作的女孩子，能不让人喜欢吗？刚才，梁文波的玩笑是开的有点过火，气走了雷雨，其实在同学当中这样的话并不少见。

“哼，都把人给气跑了，还等咱呢，我真想给你车轱辘撞扁了。”